清華簡八《攝命》中的所謂“啟”字別議

——兼說“開”的相關問題

（首發）

王寧

棗莊廣播電視台

清華簡八《攝命》中有句云：

“余既明（啟）劼毖女（汝），亡多朕言。”（簡30）[[1]](#endnote-1)[1]

其中相當於“啟”的字形是：



整理者注：從宀、臥、啟，相似字形見於![T~$7AAB4[B~A}]HL4DNE%AR]()簋“朕文母競敏![7]9I~V02S`G{K4V]BH}`@LF]()（）”行（《集成》四三二二），讀為“啟”。[[2]](#endnote-2)[2]

關於其中所謂的“啟”字，筆者曾懷疑是“窺”的或體，後來心包先生認為“讀為‘開’”，[[3]](#endnote-3)[3]後筆者在回帖中說：“也許那個字不是讀為‘開’，而是應該徑釋‘開’。”[[4]](#endnote-4)[4]蕭旭先生認為：“‘開’、‘啟’同源，一聲之轉，讀啟、讀開並無不同。《說文》：‘闓，開也。’又‘启，開也。’《廣雅》：‘闓，明也。’是‘启’、‘開’亦明也。”[[5]](#endnote-5)[5]“開”、“啟”義同，漢代人為避景帝的諱，在整理古書時經常把“啟”改作“開”。但這兩個字畢竟不同字，還是有區別的，所以覺得有必要專門說說這個問題。

“”這個字到底是“啟”還是“開”，需要把一些相關問題梳理一下。在《逸周書·皇門》中有如下一句話：

“維其開告予于嘉德之說。”

清華簡《皇門》作：

“隹（惟）莫![]B@][AV5NBWC5PB]%%5RDQB]()（開）余嘉悳（德）之兌（說）。”[[6]](#endnote-6)[6]

整理者注：

與開皆從幵，傳本作“開”，開，訓通。《逸周書·程典》“慎德德開”，孔晁注：“開，通。言德合也。”陳逢衡《逸周書補註》：“德開者，大啟之義。”此句今本作“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”，陳逢衡注：“開告，啟迪也。嘉德，美善之德。說，謂言說。”[[7]](#endnote-7)[7]

此字又見清華簡三《芮良夫毖》：

“矞（遹）易兇心，（研）（甄）嘉惟。”（簡20）[[8]](#endnote-8)[8]

其中的“”字整理者讀“研”，但是這裡該字的用法和《皇門》里的用法顯然應該是一樣的，也該讀為“開”，“開余嘉德”和“開甄嘉惟”的意思顯然有共通之處，《說文》：“甄，匋也。”段注：“其引申之義爲察也、勉也。”這裡的“甄”很可能是“勉”義，“開”是啟發、引導，“甄”是勉勵。

兩處用為“開”的“”字均寫作“”，從幵從見（或視，作為偏旁時“見”、“視”常不分），即從見（視）幵聲。袁瑩先生已經指出此字即《包山楚簡》的“𥅝”字，何琳儀、劉釗等先生都釋爲“䀘”，《龍龕手鑒•見部》收有一字作“䙹”，也可能與爲一字。[[9]](#endnote-9)[9]袁說可從。後世典籍中許多從目的字在楚簡文字中多從“見（或視）”，此字當即《說文》的“䀘”字，或體作“𥅝”，《說文》：

“䀘，蔽人視也。从目幵聲，讀若攜手。一曰直視也。𥅝，䀘目或在下。”

這個字許慎以為讀若攜手之“攜”，《說文》注音苦兮切，《廣韻》注音戶佳切，如果如許說是讀若“攜”的話，是匣紐支部字，如果是苦兮切，則是溪紐支部字，都和“啟”的讀音極近。可實際情況是這個字從“幵”聲，“幵”是見紐元部字，說“䀘”讀若“攜”很可疑。

而從清華簡《皇門》的用例看，“䀘”這個字古音當與“開”同，《說文》言“開”是“从門幵聲”，段注云：
 “按大徐本改爲‘从門从幵’，以‘幵’聲之字古不入之、咍部也。玉裁謂此篆幵聲，古音當在十二部，讀如攐帷之‘攐’，由後人讀同‘闓’而定爲苦哀切。”

段玉裁認為“開”之古音讀如“攐”（溪紐元部），是因為它與“闓”義同而換讀其音，遂轉為苦哀切（溪紐微部），因為“闓”是溪紐脂部字，脂、微二部旁轉疊韻最近。按段說可能是對的，《集韻·平聲三·一先》：

“岍、開（輕烟切）：山名，在雍州。或作開，通作汧。”

是“開”讀如“岍”、“汧”同，後二字古音正在溪紐元部，“開”讀輕烟切當是其古音也。

那麼，“䀘”字的古音也當是溪紐元部字，其本意很可能是“開（或張）目視也”，即張大眼睛看，引申為“直視也”。漢代的時候讀若“攜”，其後起字則當是“𥍋”字，《集韻·平聲二·十二齊》玄圭切，音與“攜”同，云：“眭、𥍋：目惡視也。或從巂。”又《去聲七·五寘》：“𥉖、眭：目小怒皃。或省。”“惡視”猶言“怒視”，即怒目而視，故曰“目小怒皃”，怒目則必張大其目，故其本字從目從幵會意、兼從“幵”得聲。當是因為秦漢間人讀“䀘”同“眭”，才音轉為匣紐（或溪紐）支部音。

由此而言，“幵”可能就是“開”的表意初文，《說文》：“幵，平也。象二干對構，上平也。”又云：“開，張也。从門幵聲。𨵑，古文。”段注：

“張者，施弓弦也。門之開如弓之張。門之閉如弓之弛。”

“張”本身也有敷陳、布列之意，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“張，施也”，《廣韻·下平聲·陽韻》：“張，張施也”，《集韻·去聲八·四十一漾》：“張，陳設也。《周禮》：‘邦之張事。’”今猶言把擺設東西曰“擺開”、“排開”，也是這個意思，因為把成堆的東西擺設成行需要逐一分開之，故引申出“開”義。“幵”字就是用二“主（神主）”并排表示陳設、列張之意，《說文》言從二干非是，其訓“平也”，也當是從並列陳設神主義引申出來的意思。看看上博簡九《卜書》簡4里兩見“幵”字，全用為“開”就是其證。[[10]](#endnote-10)[10]清華簡二《繫年》里則用“幵”為靡笄山之“笄”，則是音近假借。[[11]](#endnote-11)[11]

“幵”的構形可以和“祘”字并觀，《說文》：

“祘，明視以筭之。从二示。《逸周書》曰：“士分民之祘。”均分以祘之也。讀若筭。”

“祘”很可能是“巽”之或體，《說文》：“巽，具也。𢁅，古文巽。”“祘”本象兩示（亦神主的象形，古“主”、“示”同字）并列擺放，會具設之意，其古文字形或從“幵”蓋亦是會意并從其聲。“巽”、“筭”音近，故被假借為“筭”。

“開”則是開啟門戶之“開”的專字，只不過後世通用“開”，“幵”這個字就被廢棄了，傳世典籍中無見單用之者，只作為一些字的偏旁存在。

上博簡二《容成氏》簡14云：“舜於是虎（乎）始免蓻槈（耨）”，其中的古文字形整理者李零先生釋“（斸）”，[[12]](#endnote-12)[12]此後諸家或釋“幵”，或釋“卷”，[[13]](#endnote-13)[13]但是這個字下面兩豎筆上的橫筆都呈V形，似乎與“幵”的寫法略有不同，這是大家爭論的焦點。單從字形上看，此字釋“幵”最可靠，即“開”之本字，即便是下面可能從“廾”，也無礙於釋“幵（開）”，因為字形可以分析為從廾從幵省，也就是幵和廾的合體，仍當釋“開”，古文“開”字或作“（𨵑）”、“𨴂”，[[14]](#endnote-14)[14]其門內的部分可能即此字的變形。此“開”當讀《書·多方》“不克開于民之麗”、“開釋無辜”之“開”，義同“放”、“解”、“釋”，簡文中當是放開、放下之意，“免蓻開槈（耨）”就是摘下笠、放開耨。若必讀通假，亦當讀為“捐”，本訓“棄”，簡文中也是放開、放下的意思。

林義光、楊樹達兩位先生曾經認為“開”並非是從“幵”，其“幵”是古文裡面從一（或二）從廾部分的變形，楊先生云“小篆變古文之形，許君遂誤以為從幵爾。”[[15]](#endnote-15)[15]但是上博簡九《陳公治兵》里分明有“（開）”（簡16）字，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中也有“開”字（日甲128、日乙134），顯然從門從幵的“開”戰國時候就有，絕不是從古文字形訛變來的，也不是許慎搞錯了，林、楊兩先生之說不可靠。

由“”字可推知，“”這個字形里面所從的“臥”很可能并不是“臥”，而應該是古文“（望）”（《合》00172）或者是“（視）”（《心是謂中》05）字的拆分，把“臣（目）”和“人”分開平置，是為了構形的均勻。也就是說，這個字當是從宀、望、啟，其中“宀”和“啟”的部分，應該就是後來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中所收的“闙”字，《廣韻·上聲·薺韻》：“闙，《埤苍》与‘啓’亦同。”《集韻·上聲五·十一薺》：“闙，開門也。通作啟。”而所從的“望”和“䀘”字所從的“見（視）”會意實同，故單從字形上看，“”當是表示人在屋中開戶觀望的意思。

再看看整理者引到的![T~$7AAB4[B~A}]HL4DNE%AR]()簋的字形：

《集成》4322.1 《集成》4322.2

字形略有漫漶，《集成》釋文隸定作“”，[[16]](#endnote-16)[16]即從宀、啟、耳、乃，參考《攝命》中的字形可知，那個所謂的“乃”形其實就是“（卩）”旁，“耳”和“卩”這兩部分，應該是“（聖）”（史墻盤.《集成》10175）、“（聖）”（大克鼎。《集成》02836）左旁的拆分，即“聽”，也就是這個字形實際上是從宀、啟、聽，其準確的寫法應該是“”，整個字形表示的是人在屋中開戶聽聞之意，其會意和《攝命》中的字形略同，故說二者是同一字是有道理的。筆者甚至懷疑裡面的“耳”形其實也當是“臣”字，和《攝命》中的該字固為一字。

這個字從“啟”會意，顯然不能再釋“啟”，而應該釋“開”，簋中說“朕文母競敏（勉）開行”，這個“開”恐怕也是啟發、鼓舞的意思，“行”是行伍的“行”，“開行”是鼓舞軍隊士氣，和後世開始出發的“啟行”不是一個意思，蓋出兵去奔追襲戎是在其母親的大力鼓勵下出兵的，故有是語。

可能西周人語言里開闢、開啟、敞開這類義常說“啟”，而啟發、開導、開解、開釋這類的意思常用“開”，如《書·多方》里說：“不克開于民之麗，”又說：“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，乃胥惟虐于民，至于百為，大不克開。”又曰：“開釋無辜，亦克用勸。”又曰：“天惟求爾多方，大動以威，開厥顧天，惟爾多方罔堪顧之。”

《逸周書》中的篇名有《九開》、《文開》、《保開》、《大開》、《小開》、《大開武》、《小開武》、《成開》八篇以“開”為名，其正文中用“開”字也較多，如《大開》云：“維王二月既生魄，王在酆，立于少庭，兆墓九開，開厥後人八儆、五戒。”《成開》里說“成王元年，大開告用”，等等。這些篇說的都是西周時期的事情，很難說是漢人的改造，清華簡《皇門》就用“𥅝（開）”即其明證。孫詒讓云：

“此書凡以‘開’名篇者，并取詔告開發之義。《皇門》篇云：‘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’。”[[17]](#endnote-17)[17]

《攝命》里說“明開劼毖汝”，“明”是明示、昭示之意，“開”是開發、啟迪之意，和後世“闓”的意思相同，《說文》：“闓，開也。”段注：“本義爲開門，引申爲凡启導之偁。”“劼毖”則是訓誡之意。

在後世文獻中也多見用“開”表示啟發、啟迪義的，如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“曩者爾心或開予”，《學記》：“故君子之教喻也，道而弗牽，強而弗抑，開而弗達。道而弗牽則和，強而弗抑則易，開而弗達則思。”《荀子·不苟》：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，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。”也用為告啟義，如《史記·曹相國世家》：“終莫得開說”，《集解》引如淳曰：“開，謂有所啟白。”《漢書·鄒陽傳》：“欲開忠於當世之君”，顏注：“開，謂陳說也。”這些“開”顯然都是承襲先秦古語而來的，只不過西周以後多“開”、“啟”互用，逐漸也無所分別了。

要之，《攝命》中“”字當釋“開”，出土文獻中或用“幵”或“（䀘）”字為之，“幵”即“開”的初文，在簡文中是開導、啟發義。簋中的類似的字形也當即“開”字。

1. [1]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捌]》下冊，中西書局2018年，11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2]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捌]》下冊，119頁注[五〇]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3] 《清華簡〈攝命〉初讀》（下簡稱《初讀》），簡帛網-簡帛論壇-簡帛研讀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4352&page=8.74樓發言，日期：2018/12/1.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4] 《初讀》75樓發言，日期：2018/12/1.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5] 蕭旭：《清華簡〈攝命〉校補》，復旦網2018/12/7. 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354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6]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壹]》下冊，中西書局2010年，16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7]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壹]》，166頁注[六]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[8]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叁]》，中西書局2012年，14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[9] 轉引自汪亞洲：《清華簡〈皇門〉集釋》，復旦網2011/9/23。第17頁。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1660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[10]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，29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[11] “笄”《說文》注音古兮切，《廣韻》古奚切，在見紐脂部。其古音必與“幵”同在見紐元部，後以歌、元對轉轉入歌部，又以脂、歌旁轉轉入脂部。其後又與“雞”字通假（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455頁），則又有轉入支部的傾向，支、脂通轉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12]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，26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[13] 參單育辰：《新出楚簡〈容成氏〉研究》，中華書局2016年，1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[14] 徐在國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，線裝書局2006年，118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[15] 李圃主編：《古文字詁林》第九冊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，536頁引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[16]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（修訂增補本）》第四冊，中華書局2007年，2698-269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[17] 黃懷信、張懋镕、田旭東：《逸周書彙校集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，272頁引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